

文化 溯源

北宋名臣张咏的千年守望

倪莉

北宋大中祥符五年(1012年),暮春时节,微风拂面,草木含情。正值生机盎然之时,一道贬谪敕书悄然降临,将年逾花甲的张咏遣送至陈州,即今河南淮阳。

张咏,北宋一代名臣,一生堪称传奇。他平定巴蜀之乱,创制“交子”,开启世界纸币先河,两度治蜀,深孚民望,获两朝君王嘉许。宋太宗赞其“何事不能了”,宋真宗叹其“吾无西顾之忧”。他的名字,闪耀着智慧与担当的光芒。

陈州,北宋的锁钥之地、文枢东渐的要冲,自西周绵延至今的水城,城湖相依、烟波浩渺,蒲荷萋萋、蒹葭苍苍,宛如一幅古朴而厚重的画卷,映照悠悠岁月。

张咏在陈州的际遇,超脱了宦海浮沉的纷扰,这片土地仿佛注定要成为他晚岁精神的皈依。他在此盘桓三载,直至生命的烛火燃尽,将“儒骨、道心、侠气”熔铸其中,为陈州的历史镌刻下孤忠的印记。

布衣侠骨 文星初耀

张咏(946年~1015年),字复之,号乖崖,谥忠定,濮州鄄城(今山东菏泽鄄城)寒门之子,著有《张乖崖集》。家贫无书,他借书手抄,寒暑不辍。他少负奇气,刚烈峻急,尚气节、重然诺,有侠士风骨,早年学击剑,好弈棋,精射术。

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,张咏登进士乙科,步入北宋政治中枢。初任崇阳县令,发现一名小吏偷钱,遂以“一日一钱,千日千钱,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”为由,斩杀小吏,并自我弹劾,以明法纪。他为人正直敢言,对丁谓、王钦若等奸佞误国之人深恶痛绝,厌恶他人向他下跪,每遇有人跪拜,必回拜,以示平等。这些品质使他深受百姓爱戴。

治蜀安民 创制“交子”

淳化五年(994年),蜀中官吏苛酷,民怨沸腾,终酿王小波、李顺之变。张咏临危受命,出知益州。他施政刚柔并济,以霹雳手段弭平乱局,复以仁术抚疮痍,妙解盐粮之困,刚柔并济以清盗匪。蜀人感戴,尊其为“诸葛武侯后治蜀

第一人”。

张咏在蜀中开启金融新纪元。时私铸铁钱劣币泛滥,张咏洞悉其弊,以超凡胆识,特许16户富商联保,发行“交子”。此为人类金融史上划时代之创举!从现存北宋“交子”残片上看,其三重套印防伪精妙绝伦,伪钞几近绝迹。张咏躬亲指导,以楮皮混剑阁青竹为纸,夹层嵌入蚕丝暗纹,工巧独运。

宦海失路 孤臣栖迟

大中祥符五年,朝堂之上,丁谓、王钦若等宵小弄权,大兴土木,媚上邀宠。张咏愤然上书,痛斥其“虚耗国帑,竭尽民膏”,触怒权贵,终被左迁为陈州知州。此时的张咏年过六旬,怀着满腔眷恋与苍凉,踏上了陈州的土地。

尽管身陷逆境,又恶疾缠身,但张咏“为政清简,嫉恶如仇”的本色丝毫未改。

当时,陈州久旱,民生凋敝。张咏到任后,倾力于西柳湖畔赵氏废园旧址修筑了高达十八丈的“望雨台”。这既是一座祈雨禳灾的祭坛,也成为了当地的水利地标。在西园旧址之上,他还构筑了“逸园”,并设置了七座亭子,亭名寄托着他的“归京”之思。

在此期间,张咏还写下了《游赵氏西园》一诗,盛赞淮阳美景:

蜀中春艳世间疏,比并陈园恐未如。
数里花光浮暖日,六街尘净见香车。
翻空雅乐催欢处,入格新诗上板初。
方信承平无一事,淮阳闲杀老尚书。

伏羲台下 暮雨长歌

陈州三载,是张咏仕途消磨而精神愈见澄澈的岁月。

柳湖畔太昊伏羲祠那“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”的古老智慧,与其晚年心境深深交融。

他将“望雨台”视为“儒、道、侠”精神的物化;儒者济世之忧怀、道家顺应之玄思、侠者孤勇之浩气。

每值烟雨空濛,独登高台,望龙湖浩渺,听檐溜空阶,遂有“无端一夜空阶雨,滴破思乡万里

心”这般凄惻入骨之句,勾勒出一代名臣的孤寂剪影。

挚友寇准遭丁谓构陷,客死雷州。噩耗传至,张咏“抵案恸哭,哭止复骂詈良久”,悲愤欲绝。据说,为避丁谓进一步迫害,保全有用之身,这位一生刚直的诤臣,竟不惜“自污名节”,于陈州“广置田宅,纵酒佯狂”。其内心的屈辱与坚韧,令人扼腕。

其晚岁诗风,于李白狂放之外,更添杜甫沉郁。《晚泊长台驿》叹曰:

驿亭斜掩楚城东,满引浓醪劝谏慵。
自恋明时休未得,好山非是不相容。

杯酒难浇未竟之志,陈州虽好,难容未归之心,其悲怆苍凉,直追屈子行吟。

那个被贬谪的失意名臣,在柳湖畔捕捉到了超越功名的诗意:当宦海沉浮的焦虑消散,生命最本真的诗意自会破茧而出。

魂归龙湖 文脉永续

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张咏卒于陈州任上,追谥“忠定”,葬于陈州宛丘县孝悌乡谢村。

乖崖之号,恰如其人:性如崖,刚烈峻拔,宁折不弯;情若乖,至情至性,柔软深沉。

张咏,这位崛起于草莽、集侠骨文心于一身的孤臣,其跌宕人生在陈州的暮雨中走向终点,其精神却在陈州的云水里获得永生。

他不仅是北宋治世能臣的典范,更是中国士大夫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精神在特定历史境遇下的绝佳注脚。

《续资治通鉴》评曰:“咏尚气节,重然诺,勇于为义。为令守多异政,威惠及民,民皆不敢为恶,而亦不苦其严”“奉职循理,为政之先”。张咏正是这样的循吏,守度循理,不绝人情。其言:“事君者,廉不言贫,勤不言苦,忠不言己效,公不言己能。”诚哉斯言!

如今,人们漫步于伏羲文化公园,北望古老的伏羲台,东眺古陈七台八景之“望台烟雨”,清波荡漾,水浪漫卷处,似乎隐隐可闻千年之前张乖崖的吟哦。



水城淮阳。 刘亦辰 摄